

堅

瓠

集

堅瓠秘集卷之二目錄

土遁

陳法官治怪

殷七七

天壇道士

楊芳臺遇仙

龔子彬

剪頭仙人

老神仙

李朱神判

張三手篋笠

風道人

彭小仙

唐道錄

妙果寺風僧

羅漢題詩

周將軍

商學士祿料

崔府君

閻浮提王

水仙土神

濟瀆廟借物

葛子堅

衡州岳神

鉛山三聖

新河神

銀瓶小姐

玉真娘子

五通神化石柱

掠刷使

活閻羅

城隍責禮

關侯裔

龍興寺火兆

鼠妖

鐵拐

鼠穴銅印

金陵縣卒

陳蒲鞋

鐵拐

老人畫地

宗陽官魁魍

生魂

神祇重學問

段孝直

青州客

陰摩羅鬼

忠孝鬼

女鬼舉扇

洛陽士人

神藥愈疾

鬼物借人

鵝鬼

鴨鬼

熟鷄鴨鬼

兔鬼

天津旅舍鬼

泥孩

芭蕉女子

瘦腰郎君

獮

馬糾

堅瓠秘集卷之二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土遁

白醉璵言正德初流寇猖獗有大監部綱入京一老翁附舟左右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善謳歌太監尤喜數召侍飲舟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翁曰無恐命舟中炒麩若干可足三四人數日之食

請太監散諸僕而留兩人侍以麪和水爲
糧戒勿言笑乃出小囊於胸以七挑囊中
物每舟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賀曰公高枕
矣太監猶驚疑明旦賊騎充斥皆四顧曰
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何不見後一騎飲馬
於濟失足踐船頭乃云幾踏入水頓轡而
去賊退從者返咸言烟水茫茫我公何在
意必遭賊害相與泣於水次翁乃徐起收

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翁厚贈悉不
受置酒申敬而翁躍升於岸舉手珍重而
去視船頭有黃土痕知翁深於土遁之術
陳法官治怪

江浦樊某女爲妖物籍聞陳法官有神
術延之治妖陳至日能舍此女我則爲治
樊曰惟命陳命取炭數百觔熾之地穴取
大鐵索炙而赤之誦呪畢女裸身單裊自

內出坐胡床陳取火索纏之了無所痛纏
已狂奔十餘里躍入水塘中父母悲怖陳
曰無害三時乃自水中抱一大黑魚而出
至家捨魚而跌索貫魚腮長一丈五尺重
數十觔乃拽入火中炙殺之少選女甦問
之曰見胡髯巨神引我入一處見一黑男
子卧曰魅汝者非此物耶吾曰是遂以索
穿腮鎖之原不知赤身受辱也自是怪絕

殷七七

墨客揮犀殷七七與客宴飲以二栗爲令
接者皆聞異香有妓在坐笑之栗至手捧
而喫之卽化爲石綴於鼻上掣拽不落穢
氣不堪人皆遠席妓頓首謝殷笑而拂之
二石墮下仍爲雙栗又能開頃刻之花且
或四時之花一時俱發人目爲花聖又紫
桃軒雜綴載商七七有異術能呼屏聞畫

婦人使歌婦人應聲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來柳自飛香雪詩人多目梅爲香雪而此指柳花或疑柳絮無香而太白詩亦云風吹柳花滿店香

天壇道士

客窓涉筆天壇某道士善捉狐一日有白衣人叩門云家多妖請公往治時某微醉覓轎昇行行甚速某少醒舉箴觀之已在

西山見狐狸無數擁某跳躍不能脫身顧
諸狐云某至此安能他往若能啓我手則
任若爲無恨也初惟一狐啓不能動繼而
三四狐同啓亦不能動於是衆狐爭來啓
某手握一掌心雷訣撒手啓掌雷聲轟震
羣狐驚竄某乃得歸

楊芳臺遇仙

白醉瓊言萬曆中南昌楊芳臺乙酉秋試

前有一羽衣相訪甚藍縷可厭芳臺避之
乃強之出云公昔在場屋得無苦暄睡乎
吾有一丸於臨場服之可以廢此揭胸間
出藥一丸授之且曰爾從此騁捷矣芳臺
喜約次日相訪於鐵樹宮曰爾無從訪我
別後我當於三邊拜晤也芳臺未之深信
往訪不獲及試日服前藥果精彩煥然是
年舉於鄉設醮謝之內戊登進士

龔子彬

學文堂集元至正間常州龔子彬爲縣刑
吏造重案冊於予妙觀婢傳餐值龔出置
度閣上而返龔至觀不得飲飢甚婦呼婢
不及詰遽擊婢斃婦觀而見飯在焉心甚
悔因念此積案豈無在者盡火之請罪於
官初擬辟尋減戍雲南時刺史滇人以家
書屬之彬就途遇一叟授彬一杖命跨之

御風而行俄至一城已入滇矣時見紅梅
盛開問之則仲秋也投書刺史家刺史父
見書大異請於官使給假歸復跨杖如前
仍遇老叟取杖還見刺史刺史疑爲尙未
往出其父書益大駭并出所攜紅梅示之
刺史曰梅開於秋真吾鄉之物也卽植之
於觀因以名其閣彬遂與一道士學道於
此一日又見前叟語之曰吾杖猶在汝能

從我游乎彬敬諾道士亦牽曳衣求往叟亦許之遂偕去其徒問曰師何日歸道士指石柱曰此柱開花吾歸日也三年後鐘忽自鳴石柱生花奇紋迸出石上斑駁之色可玩道士於雲中一見而滅

剪頭仙人

樵書宋大理卿周三畏不肯勘問岳武穆掛冠而去不知所之明萬曆中延安葭州

山中有剪頭仙人。口飲淨水三甌，以水療疾。開府鄭汝璧大帥李如樟請至榆林，求其爲民治疾，給水與人，無不隨愈。暢談古今，論及宋事，咸陽寃死仙，輒大哭，問其姓，曰：姓周。晝夜令百餘人環侍之，忽不知其何從而去。撫帥求之，不得，望空遙禮。空中墜名帖二紙，書周三畏拜謝五字，乃知剪頭仙人卽大理也。

老神仙

大有奇書明末河南陳某被俘於闖賊張獻忠營中爲塑匠人不知其仙也時孫可望爲前鋒醉殺嬖妾已棄其屍醒而思之痛悼欲死曰安得有神仙爲我活之塑匠笑曰我能活之可望怒曰汝欲藉此逃耶匠曰我不行可命二卒持我藥至屍所於傷處傅之卽得生矣如其言行之創者立

瘞隨卽起骨節珊珊已返魂而至矣可望
大喜聞於獻賊築高臺坐匠於上令三軍
羅拜聲震天地軍中皆稱老神仙云獻忠
亦有幸姬名胡老脚者潛往幙後伺之張
疑爲刺客未暇詳視遽拔佩力斫之潰腹
而死見而悔之抱屍痛哭亟召老神仙對
曰傷重不能救矣獻忠必欲生之對曰生
此人吾不可復生矣且公殺人甚多吾安

能一一生之公此後宜戒殺遂敷藥於創處死者徐徐起回顧神仙已不復見矣

李朱神判

順治中山左有李神仙者游行京邸庚子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后四可後首題乃知止而后有定

節果五后字二題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
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又一舉子卯辛
丑鼎甲於朱二眉書云騎白馬趕黃龍王
孫公子在其中中有一仙翁福祿永無窮
是年先帝上賓應趕黃龍之識及傳臚
狀元乃漂陽馬世俊榜眼遂寧李仙根探
花嘉興吳光傳臚嘉興孫錄各符其言未
幾馬與吳俱卒李子靜仕至侍郎

張三手篋笠

清溪暇筆載岐陽王李文忠最好學其子
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奇士家有張三
手所留篋笠姚福過訪求觀曾孫葦出以
示福其篋垂鬚已禿但餘繩于結披之及
膝笠已亡箬獨篋胎耳葦且曰張以先祖
愛客之故勉留數旬臨別告先祖曰公家
不出干日當有橫禍絕粒予感公相待之

厚留此二物急難時可披簑頂笠遶園而
呼我也三丰去二載而大獄興遂全家幽
於本府不給以糧糧垂絕乃依其言呼之
俄前後圃中及隙地內皆生穀米不逾月
而熟因食之得不死穀甫盡而朝廷始議
給米其後呼之不生矣異哉

風道人

耳新天啓丁卯春魏忠賢誕日公卿上壽

有一風道人踵門求見闍者叱之道人曰
我與魏公貧賤交相見有要言何爲阻我
闍者以椎擊之道人叩鼓衆擁之進道人
語魏曰久別矣寧相忘耶忠賢怒曰妖道
何其肆妄叱縛付鎮撫司道人曰汝磔屍
在適能殺我耶將身振躍飛空而去舉座
咸驚忠賢喪魄

彭小仙

皇朝通志 卷二
帝京景物略 明正德時固安縣有彭童子
爲人牧三十年猶卅角孩也每晴時驅牛
歸卽雨雨時放牛出卽晴人稱之曰彭小
仙以妖聞於都捕者至彭別其村人曰百
餘年後兵來白旗下立者生矣拾草頭周
於項身首異焉捕者以報收葬之崇禎時
敵犯固安人遵小仙言望白旗竄皆不死
蓋其將暗降以白爲號故得免也

唐道錄

續夷堅志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建醮保
安唐道錄伏壇出神上至層霄忽彼罡風
吹擊遂排神馭氣方得至魔王界內且爲
天花墜壓復努力作法直造天門三天監
門神又行揮下乃默叩祖師張真君真君
曰曾聞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表章但其
詞意虔切不可抑遏乃命有司引唐詣玉

帝前適逢議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官引
致一神人衣裝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
後有十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候於庭下傳
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盡付於汝收掌神
人跪拜祇領而退荷青冊人皆隨之去傍
有天神謂唐道錄說宋國大數盡矣汝章
之不達有由也唐辭祖師還神不敢彰露
革命後方與人言

妙果寺風僧

夷堅志饒州妙果寺有風和尚飲酒食肉
恣意顛狂一日向長老覓擔夫去雲游長
老曰門前有二金剛汝持一個去僧諾之
梯而上以擔掛金剛肩金剛卽隨僧走寺
僧呼喚追之風僧取擔自負乘雲而去金
剛僵立田野中人起殿蓋之名金剛寺

羅漢題詩

現果錄明季太倉有一巨姓年老無子齋
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
僮拒之一僧遂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
書其几曰十八高人持地來謂言齋罷莫
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
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
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誠一載忽見未字
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周將軍

客窓涉筆崇禎庚辰夏徽州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死一老母婢蓄之每旦擁妻酣睡役母辰炊母抱孫啓釜失手將嬰孩墜沸湯中急救起孩大啼不孝子驚起持刀趕母母踉蹌走入關帝廟中舉刀砍母忽見周將軍倉以刀格住不孝子大驚奔走周將軍卽提刀追之門外殺之廟祝聞聲

出視見將軍一足立檻內一足跨檻外不
孝子仰臥在地母出拜神具述所以衆共
以金飾像一足仍立門外以彰靈異云

商學士祿料

志怪錄成化中長洲瓜涇民王敬病死復
生問之云初有真吏迫去見王者坐殿上
判官方與吏胥運筭敬潛聽之王者所言
乃筭商學士父子俸祿吏筭訖覆云大學

士尙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旣而引敬
問之王者曰誤矣非此王敬也急放回竊
問旁人王者爲誰曰閻羅王卽范叅政仲
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無恙旣而學士
良先卒久之中堂亦死審其時無少爽焉

崔府君

辛稼軒南渡錄載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
封康王靖康之變質於金與金太子同射

康王三矢俱中以為此必揀選宗室之長
於武藝者冒名為此留之無益遣遠換真
太子來高宗得逸奔竄疲困假寐於崔府
君廟中夢神人曰金人追及速去之已備
馬於門首康王驚覺馬已在側霜蹄霧鬣
昂然翹立躍馬南馳既渡河而馬不復動
下視之則泥馬也始知為神助追者不及
得歸卽位於南延宋神焉

閻浮提王

代醉編寇萊公有妾倩桃隨南遷再移光
州舊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令將別去
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萊公諾之桃
曰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
公當爲地下閻浮提王也公不久果亡有
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勤
詢後騎曰寇公何往曰閻浮提王交政也

水仙土神

吾蘇水仙土神頗著靈異相傳卽洞庭寄
書柳毅也順治庚寅辛卯間水旱洊至祭
賽祈禱靡神不舉臺閣巧麗傾動蘇城蔣
宸生繪因看會見神像戲曰相貌也只平
常洞庭君納之爲壻夜遂夢青衣言春申
君相請因隨青衣往春申君言水仙土地
要見復同青衣至水仙祠見神出位將宸

生端視曰你言我相平常我相你亦平常
宜乎貴而早夭也今青衣送他回去宸生
行至中途失足而寤自道其夢如此丁酉
登賢書己亥成進士選庶常逾年果卒

濟瀆廟借金

續耳談濟源縣北海廟神通人假貸祠前
有兩池東池能出物以應人求貸欲假金
者禱於神以琰決之神許則以券投池中

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券浮出還之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投券入水頃之復浮還牛馬諸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令其兒以盒盛之投入俄頃盒卽浮起啓視之見於盒中無恙蓋神鑒其誠憫而貸其貸也

葛子堅

鎮江府志康熙壬子有神降於溧陽民家
曰吾金壇葛子堅也今年旱蝗爲虐帝命
我驅之我能使不犯禾稼一莖不傷民且
信且疑而蝗大至瀾漫林莽民始大懼裂
楮大書曰驅蝗葛公之神民爭出雞酒祀
之蝗乃飛去葛名維屏以順治壬辰進士
爲蘭陽令康熙丙午秋闈爲受卷官愛惜

諸生試卷不肯輕貼爲監臨所詬訾憤恨
自經死其驅蝗事丹陽賀寬有記

衡州岳神

大有竒書康熙甲寅吳三桂叛於滇南駐
兵衡州衡山有岳神廟有小白龜大僅如
錢多歷年所土人以爲神之使也敬而祀
之藏之幃中藉以占卜三桂妄希神器擇
吉祀神鋪天下輿圖於神座之前默祝求

視龜之所向龜蹠蹠循走總不出於長沙常岳之間復至雲南而止三桂再三拜禱白龜三復如之三桂君臣相顧失色故不敢輕出湖南神告之神阻之也

鉛山三聖

耳新崇禎戊辰鉛山有顯應壇三聖之神忽附兩年少披髮徒跣紅布裹額身衣神袍擒本都盜八名盜或扮施藥或唱道情

或裝乞丐人不識也兩人直前撲殺一人
擒七人至縣捕官聞之出堂拷訊兩人作
神言曰此賊穴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須
急請令公來重寃時攝縣事者興安江大
尹堂設公案請神上坐江令取盜拷訊搜
出塗面顏料并引火物盜皆具供審畢神
云此賊不可與水飲若見水便遁去矣言
訖欲去江令以鼓吹送之入廟而甦

新河神

大有奇書康熙庚戌昆陵吳翰林耕方諱
珂鳴過池州青谿鎮有新建總河朱公廟
入禮之見神像六五則封號之素著者六
之位號猶生時官保大司馬也五者冠衣
從古而六者制則今式樣題煥然吳進廟
祝詢其新河神之說何所從來祝曰神所
命也去歲有巫降於此自言我總河朱之

錫奉上帝勅督理江河宜廟食此土里人
詢巫何所徵信神言今江濱舟中有同年
二人盍邀來乃訊之果得其人亟請與神
面叙生平交誼皆人所不知之語二君信
爲不誣拜哭而去舟行祈禱無不應者

銀瓶小酒

湖壖雜記銀瓶小姨者岳武穆李女也武
穆被難女欲叩闕上書邏卒攔止遂抱銀

瓶墜井而死孝宗悟王之寃就其第立廟
以祀井在廟中範銀瓶像於廡右明時有
宋觀察者祀岳王謂武穆精忠固當拜銀
瓶女流耳非所宜障之以屏於禮便後升
公座覩玉貌錦衣神女持弓矢當簷而立
僚案具見觀察驚顧矢發中背成疽而死
玉真娘子

睽車志程迴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居臨

安後洋街門臨通衢垂簾一日有物如燕
瞥然飛入著於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
僅長五六寸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不
驚小聲嚶嚶自言我玉真娘子偶至此非
爲君崇苟能事我於君有利迥乃就壁爲
小龕者火奉之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
求觀人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繹家遂
小康暮年遂飛去不知所在

五通神化石柱

湖壩雜記順治戊戌靈隱寺燬釋其德重建輝金燦碧更勝舊觀大殿將成缺一石柱城中有屠姓者夢我冠五丈夫曰我北高峯五聖也爲靈隱向爾乞柱屠覺卽以所有石柱送於寺中柱刻神像以昭靈異

諒刷使

幽怪錄韋元方外兄裴璞卒長慶初元方

見一武吏躍馬而來乃璞也謂元方曰吾
爲隴右三州掠刷使生人一飲一酌無非
前定况財寶陰司所藉其獲有限過數則
陰吏來掠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
金二觔過此則當掠故不敢厚也

活闍羅

見開錄順治庚寅春武進諸生龔廷揖因
病夢判幽冥真事後無病而夢亦然每月初

一日赴昭昭堂聽斷善簿用朱書率多忠
孝節義惡簿墨書多不忠不孝事總三百
餘案歷歷不忘隨筆錄之同郡濟靜菴刊
活間羅斷案鄒之麟爲序行世

城隍責禮

湖海搜奇吳諸生沈繼豪城隍廟之西以
赴郡試晨炊其妻令小女出外取火天尙
早隣家未啓戶女逕入廟於香爐內取火

而歸時天暑女但着裙而未穿袴沈夫婦
未之知沈有甥女神忽憑之自稱吾城隍
神也昨日汝家秀才赴考使十四歲女子
到廟取火甚是不潔呼沈跪而責之曰汝
爲儒者乃爾不知禮耶沈舉家拜謝許以
祭賽神曰此亦不必本非大過我偶出過
爾門駐此爾於明日具衣冠到廟一揖可
也語訖甥女酒然而寤

關侯裔

大有奇書隴西關永傑號人孟與興化李映碧清崇禎辛未同藉同官一司李東陽一司李明州相望也初見時愕然神聳如世所繪關壯繆像問之曰君關侯裔耶曰然曰史載龐會隨鍾鄧滅蜀關氏家君又其裔何也曰請以一事證當永傑附驥之年棘闈未撤與諸舉子閒步先壯繆祠忽

一道士前詢諸姓氏曰昨夢神喜動顏色
語子云吾家一人入穀矣諸君誰氏關者
時衆咸指目僕已而果捷非證乎何云盡
也李曰侯亦世情即由今思之侯之喜非
世情也當君司李有聲越擢中州兵憲與
流賊敵捍危疆賊入隳血罵賊死似侯哉
侯蓋知君必捷捷後不以牖下死神之喜
其以此乎噫斯真侯後矣史載劉豫降金

殺其驍將關勝勝不從或曰是壯繆後然
則關氏之以忠義著也侯及勝永傑而三
龍興寺火兆

湖海搜奇淮陰龍興寺素雄麗正德六年
湖水泛溢民避水於寺中半月許污穢殊
甚僧雖苦之而不能禁月餘一青巾白袍
者至年可三十餘周行廊殿入室僧不爲
禮坐定亦不奉茶乃問云此地有飢民住

否曰有之又問禪堂曾居否曰惟禪堂無
有遂告去僧亦不送其夕居民見群僧荷
擔自寺中出其狀或髯或髮或妍或醜老
少非一皆向西而行人疑寺中安得有僧
如許且形狀怪異可疑入寺問之皆云不
知明日雷雨大作火自後殿起至山門俱
成煨燼惟禪堂巋如魯靈光然乃知昨青
巾者火部神將而群僧則羅漢云

鼠妖

萬曆中閩南平之漳湖廖氏有處子爲異物所憑已適王氏居遠矣而憑如故王無如之何知江右龍虎山太乙真人符最靈往徵之而物必阻於途行者不能一日潛往物復追之而已遠入天師府矣物不敢入時真人尚幼母氏掌政取照妖鏡懸之而鼠見曰此小妖也乃天曹中脫鼠耳給

三符命至關至郡城隍廟至家庭各焚一符其人如其旨焚關符而物向女猶抑揄焚城隍廟符而物已窘曰吾爲女死矣焚符家庭白目忽迅雷起柱中躍出一鼠大如斗已擊死矣怪遂絕

猴崇

嘉靖中江南一民家女爲猴崇所憑諸業符呪皆莫能禁吳地稱宋相公者先世有

符法救人最廣而傳家得道者猶陰王之
故法大行因邀宋至宋視之曰此猴精已
五百年通靈跋扈幸早發不然逋逸至滇
南界莫得矣遂作符盡勅海內諸城隍神
合捕而諸神實憚之莫能獲幸宋家有神
爲某郡城隍奉法惟謹始獲之械至宋坐
壇上與客痛飲責之曰汝生世久可八仙
何不自愛而犯淫戒爲厲人間罪何能道

猴惟涕泣而已客問所從來宋曰此猴飽
經籍與蘇子瞻交好黃魯直諸公皆其友
也客狎之猶裂客衣命卽壇上捶殺之

鼠穴銅印

奇異錄正德間黃州師巫窳均在飛喪崖
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掘之得一銅
印洗視之上篆扶畜玉印用署符呪能呼
風雷後因紐損遂不復驗

金陵黥卒

花月新聞金陵有黥卒已脫軍籍置卜肆
於通衢剖斷若禱一道士高冠侈袂風儀
甚整來問卜黥爲畫卦起挽其衣曰吾於
卦中筭得君是神仙願垂救度道人頗窘
欲去不得乃約同往旗亭貰酒黥挽衣如
初並坐片時行杯道人含酒嚙其面黥驚
而釋手遺矢所在將拭面覺光澤異常酒

家視之黥文滅矣

陳蒲鞋

釋氏通睦州陳蒲鞋遊方契旨肯履養母
時號陳蒲鞋住開元寺常作履潛施於路
黃巢兵至標大草履一隻於城外軍竭力
不能與巢曰有大聖人在此乃捨城而去
民免兵難壽九十有八而逝

鐵拐

仙踪鐵拐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真
巖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
以道教一日李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囑
其徒曰吾魄在此倘游魂七日而不返若
方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病迅歸六日化之
李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
尸而起故其形跛惡耳

老人書地

清異錄隋裴寂待選京都偶郊飲遇老人
畫地上沙土曰掃國無人又曰玉環天子
又曰兵丹上聖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
此三人耳寂醉卧及醒已失老人矣後人
由釋其名掃國者太宗之刻平僭暴也玉
環太真字予宗以妃而召亂玉環天子是
予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之強終以
丹竈滅身兵丹之目其憲宗之謂乎

宗陽宮魍魎

北聖手述武林宗陽宮中祀玉帝無下雷
公電母靈不可犯明時有數書生讀書官
後一生有膽力雷雨晦明之夜衆謂之曰
若能於此時將一紅紙裹投於烟竈娘子
金釵內明日當以盛饌醉汝生日諾移時
而返曰紙裹投矣吾轉至殿角見一魍魎
憑簷而立叱其讓道彼若不聞吾以老拳

揮彼正中其腰拳直透腹意似擊絮覺腹
中腸胃若有若無急掣拳猛喝彼忽隱去
衆譁笑以爲誕明且衆起滌面生搯臂見
右臂黝似髹漆衆皆駭異始信其然月餘
生臂漸褪皮踰年始復

生魂

春渚紀聞宋韓青何遠與許師正同過平
江往觀養神之窟其神曰能太保乃村民

陸氏之子實生人也人每召之則其魂爲
神公然就享有疾者聞之雖數百里外皆
能卽至其家還語病狀時師正之室在雲
川求神視之神應聲而去須臾還曰汝婦
家方潔齋延僧誦法華經天神滿前合掌
致敬我不得入頃之鄰婦來觀携牛脂燭
諸神驚唾而散我始得入而婦少安矣師
正歸問之果如其言因以牛脂燭爲戒云

神祇重學問

唐伯虎讀書山寺積雪無聊椎村犬取佛
廬中木牌位作薪煮食之狂飲浩歌自樂
隣寓一措犬窺之伯虎憐其寒寂分啖數
臠措大拾餘木置爐中煨火歸卽大病爲
鬼語訶責之曰我寺之伽藍神也措大辯
曰事由唐寅奈何偏苦我耶神曰唐寅則
可汝何人敢效唐寅可見神祇亦重學問

段孝直

拾遺記漢景帝時段孝直爲長安令有千里馬時梁緯與帝連婦扶勢索馬段不與緯陷之下獄段語家人曰我屈死可將紙三百張筆十管墨五錠安墓中我自伸理家人如其言段死景帝大宴群臣孝直於殿前上表具疏緯不法事二十一條其表云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二
三
鑿有萍之人臣早忝宦途頗章敬慎不謂
刺史梁緯欲臣亡父之馬戮臣冤枉之刑
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之陛下用能
免此幽沉奏訖不見遂收梁緯勘詰不虛
斬於孝直墓前以慰冤魂

青州客

稽神錄朱梁時有青州客泛海飄至一國
登其崖陰雪慘淡涼氣襲人然廬舍田疇

與中華無異。惟其人無見之者，語其人無
答之者。入其闕，禁無問之者。直至王宮，正
值大宴，群臣環侍，張樂稱觴。客偏王窺之，
王忽有疾。巫者視之曰：爲陽氣所偏，以飲
食車馬謝遣之。其人偶來，不爲崇也。卽具
酒饌，焚香拜祝。客據案食之，門有車馬，客
乘之至岸，登舟而歸。

陰摩羅鬼

大有奇書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
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方睡忽有聲叱之
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
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廡
下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
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爲開寶
寺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
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所說

鄭氏忠孝鬼

說園識餘義門鄭氏有天神主之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子姓男女以次序列神常現形云吾乃天地間忠孝鬼昔主江州陳氏今奉帝命爲汝家儀表母得爲非義以取禍言訖而隱鄭氏建神光閣以奉之

女鬼舉扇

陶人新錄平陽縣解中多鬼縣令鄭櫟年

好飲一日醉歸一婢掖至中堂坐榻上因
舉扇囑婢揚風凡數扇婢忽擲扇於地曰
無恁地工夫言訖不見揆年始知爲鬼

洛陽士人

湖海搜奇洛陽一士乘舟過某渡夜立船
頭偶吟詩曰銀漢無聲月正明誰人窓下
讀書聲思續未就誤墮水死靈爽不散每
夕輒睹此二句舟人恐甚無敢泊船一達

官來知其故令泊於此夜果聞吟詩遂續
之曰游魂何事不歸去辜負洛陽花滿城
自是遂息

神藥愈疾

採蘭雜志一婦病陰中奇痒甚而不敢
告人平日虔奉觀世音見一尼持藥一函
至曰煎湯洗之卽愈矣尼忽不見啓視之
乃蛇床子吳茱萸黃芩也

鬼物借人

白醉理言沔陽魯向道言彼處一古塚中有桌几各十二金銀酒器隣近延賓而乏用者焚金錢一百告於墓所焚帖借用卽得所願事畢滌而還之否則至其家作祟又洞庭君有船與客裝貨有銀借與土人必書券送息還之莫敢有爽其期者又北土長源縣有子路畜馬肯僱與人乘之

鵝鬼

搜神記吳孫休有疾欲試師巫乃殺鵝埋
苑中架小屋於床几以婦人履屐服物著
其上使覘視之曰若能說此鬼形狀當加
厚賞巫竟日無言帝推問之乃曰不見有
鬼但見一白頭鵝立墓上所以不敢卽白
疑是鬼神變化當候其真形面不移易不
知何故敢以實上此鵝有鬼也

鴨鬼

西樵野記弘治中吳郡夏傑訪姻戚於尹
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類鴨鳴傑意
村民所遺追而執之化作一磚塊傑委之
於野蹣跚於地復作鴨鳴而去王行甫云
越鑑湖西一處爲賀知章故居水徑幽僻
駕舟入者夜常見鴨鳴拍捕之終不可得
然鴨鳴拍如故或窮逐之至險灘舟多覆

沒土人呼爲鴨鬼爲刊木戒人勿捕此鴨

熟雞鴨鳴

桐下所然陳方伯少子某煮一雞將切啖之忽從礎上引頸長鳴其聲清越舉家其聞卽棄之水陳疑懼累月迄無他異是歲應武科明年狀元及第○康熙己酉冬蔣協侯家烹野鴨一鑊置於榭晚間將切以爲夜饌忽聞鴨鳴數聲衆怪而靜聽之聲

自鑪中出鳴之不已棄之水濱明年協侯
死

兔鬼

稽神錄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
安時以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鷹卽
奮往擊之旣至無有收鷹上鞞行數十步
復見兔走擒又不獲如是者三卽命刈草
以求之得死兔一具蓋兔之鬼也

天津旅舍鬼

客窓涉筆康熙中天津城外有旅店後一室多鬼店主鍵其門有優人至其家無宿處欲人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扮淨者取硃塗面着袍靴裝關侯丑塗黑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侍立關侯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爐後一少婦出前跪

呼冤裴關公者心懾不能應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隱去明日三人啓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隣人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仍裴像於室衆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

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爲真閑君特與訴
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而去衆
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其室

泥孩

夷堅雜志宋時臨安風俗繁華嬉遊湖上
者競買泥孩等物回家送人象院西一民
家女買得壓被孩兒端置於床屏之上玩
美愛惜一日午睡忽聞有人歌詩云繡被

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相偎及覺不見
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月影朦朧見一
童子漸近帳前女子驚起童子撫之曰毋
恐我所居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
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
釧女置箱篋中其後視之乃土造者大驚
因見壓破孩兒左臂上金釧不存知此爲
妖碎之而投於江怪遂絕

芭蕉女子

庚巳編明馮漢字天章爲吳郡諸生居閬
門石牌巷庭植花木夏月薄晚坐齋中忽
覩一女綠衣翠裳映窓而立漢問之女子
歛衽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入戶織妍輕逸
真絕色也漢疑其非人起挽其衣女絕衣
而去得一裙角視之乃蕉葉也漢取所得
合之樹上所斷裂處不差尺寸

瘦腰郎君

誠齋雜志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畧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帳旣合而去出戶漸小化蜂飛入花叢女取養之自後恒引群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富甲里巾寸趾以足得名天寶中事也

獮

養病漫筆宜和間禁中有物曰獮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獮來諸閣皆扃戶徽宗亦避之甚至登亢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嬪妃夢中有與同寢者卽此獮也或云朱溫之厲所化

馬絆

紀昌雜錄明晉昌馮夢弼仕雲南宣慰司
因公務過八番有驛吏力阻其行謂今日
馬絆上江岸不可過夢弼禱於天曰余爲
王事馳驅不敢以妖避難願神佐之時月
微明見一物大如疋練竟入江中渡江後
問土人馬絆何物烏刺亦曰此馬蝗精過
者輒爲所啖公正人不敢犯也